

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消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於豫州刺史袁真不為後授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妻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廐壞竟便差是男兒聲氣雄烈當震動四海溫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無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以空櫃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極飲客隨謙者眾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訪覓經年忽於蕪湖過謙曰家中欲得櫃用先生幸還家中取去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所飲數千斗唯四十日纔足相補止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算便知也許氏試依其言算之不差一文後謙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

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

臣道一曰危謙以孝養母不干名利內修至道外混光塵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止多以奉母少以自贍次卦則須千錢不為非廉而不剝者寧得至此道德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危謙誠熟究此道也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淡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三編

杜曷

杜曷字叔恭兵國錢塘人也年十八歲與時輩戲北郭有父老召曷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曷早孤事後母至孝名聞鄉郡三辟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鬼淆亂非正一之氣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從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與陽平治曷每入靜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內操米戶數萬晉太傅謝安時為吳興太守見黃白先以問曷曷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今陸納世世臨終而並患侵淫瘴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奏章云令君大危得過接納靈飛散方納服之云年可七十九司馬桓溫北伐問以捷不為曰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溫至枋

頭石門不開水調糧盡為鮮卑所擄謂弟子  
枕葉云恨不從杜先生之言遂致此敗符堅  
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問以勝  
負昂曰我不可往往必元功彼不可來必  
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敗散虛疎自  
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昂以白桓溫疎  
乃協東治老木之精術感百姓比當逼突官  
闕然後乃死耳晉簡文帝咸安中疎夜半男  
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官軍誅  
勦溫方歎服後桓沖欲引昂息該為從事昂  
辭曰吾兄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玄孫方  
得吾福爾昂曰吾去世後當有假吾法以破  
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清  
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馮氏若有災異可開  
示子姪勤修德自守安帝隆安中琅琊孫泰  
以妖惑陷社及禍延者眾昂忽滿日聚集戲  
樂無狀使書吏崇桃生市凶令家人作水  
盆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  
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氣絕諸道民弟子為  
立碑謚曰明師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  
不飢不渴強壯不老庫忽云應得仙灶日發  
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水白輪須更有兩  
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  
隨飛向東郭外三黃水道士攜手東行因鄉  
人附書與家人家人看尸惟有空殼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  
藥忽值仙人史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之不正  
為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斑柔軀形如小  
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藥  
陽子服之亦得道

王霸

王霸梁時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冲虛  
宮是也有皂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  
埋於山後有掘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  
砂精牙是鉛胎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  
濟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

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換金質容

改童華如欲點劑一粒之功乾乘十兩立成  
馬牙後蔡君謨留題云真人玉骨輕御氣昇  
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久寂寞  
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虛墳生紫苔宴坐  
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游蜂依酒  
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  
鼎何時開

元藏幾

隋處士元藏幾為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  
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  
千里花木常如三二月人多不死產分蒂瓜  
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  
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  
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  
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  
至貞元二百年矣

王獻

進士王獻漁經躡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  
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爰數子三

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膏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磴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闡之詰請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嚕風霞因而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棕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僑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嚴語其故希道曰予有爐鼎之功何疾不除也獻委質以師之齋于潭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鬼金液地鬼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鬼微入鬼牝牡結陽响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馬餌之周星彥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伴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瘳之未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擊獸結尾為害尤甚厥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之流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玉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康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道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顯骨貴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危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

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人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達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唐玄宗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所之也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則復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



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遷家於河邊見大舫一艘絡其金線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艙於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裁冠羽服衣文班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三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爾以果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纜及地已墜於大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中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表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衣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姑以神遊天上之蕭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迹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既升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奏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聞

陳簡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宮觀殿宇森繁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汝有書性為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通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解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得秘錄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協登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去後不知其所終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

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聞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公曰此來何以相教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為沉綿之疾故來相殺爾山齋無水公欲呼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裂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會。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愛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而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第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歷任清顯便蕃貴盛而

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仙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授與盧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指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方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山人常避京洛間者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子芝解宇紫極宮公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樵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闚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則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子適自

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析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許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侍樵者命之曰爾領尊師之僕孛此二榼徑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高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皆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冽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子召一客坐于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復書朱符致火上瞬息間異香滿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鬚眉紫袍束簡揖坐於是共飲良久樵者燒一鐵筋以燒紫衣者曰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不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筋之驗究然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遂為地仙

王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

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沿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許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樽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如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詰於同侶眾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有仙書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1105141200